



一生有你，  
不离不弃

*Life with you, never betray*

因为你，我一度黯淡的生命才得以被照亮。

梵夏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生有你，  
不离不弃

*Life with you, never betray*

因为你，我一度黯淡的生命才得以被照亮。

梵夏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生有你, 不离不弃 / 梵夏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5063-7197-1

I. ①一… II. ①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85235号

## 一生有你, 不离不弃

---

作者: 梵夏

责任编辑: 盖启天

装帧设计:  ZuoJia Design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8 × 210

字 数: 163千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97-1

定 价: 26.8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# 目 录

第一章	重逢	/ 001
第二章	言烨	/ 018
第三章	故梦	/032
第四章	疑云	/046
第五章	情诱	/060
第六章	黑天鹅	/ 075
第七章	白琴	/ 091
第八章	出走	/104



## 目 录

第九章	动摇	/119
第十章	找寻	/134
第十一章	情浓	/148
第十二章	暗涌	/162
第十三章	真相	/178
第十四章	复仇	/193
第十五章	心狱	/ 209
第十六章	两难	/224
第十七章	相信	/ 239

## 第一章 重逢

“飞机到达本次目的地锦川市，感谢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，祝您旅途愉快……”亲切的女声伴随着轻松的乐曲在机舱里回响。

简佩仪将手指按在冰凉的机窗玻璃上，看着雨幕中模糊不清的灯光，长吁了一口气。

算起来，离开这里已有整整十年。

刚打开手机，一条来电提醒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。

“张叔吗，我是佩仪，不好意思，飞机晚点了。”她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拖着行李箱走在通道中。窗外夜色浓黑，大雨滂沱。

“佩仪啊，你爸爸明天早上八点火化，千万别错过了时间。”电话那头的男人嘱咐。

“知道了，您早点休息，别担心。”

她刚挂断电话，却被后面跑上来的一个连蹦带跳的小男孩撞了个踉跄。小男孩的母亲三步并作两步追上来向她道歉。她摆摆手笑笑表示不介意，一低头发现脚边躺着一本护照，她捡起来打开一看，一张俊朗的青年男子面孔，她的心赫然一跳，然后她的目光移到了照片旁边的名字上——黎耀霖。

黎耀霖。

黎耀霖！

她顿觉眼前有些眩晕，连忙扶住白墙。那一瞬间，脑海中似乎有很多画面掠过，最终定格在那一幕——蓝天红墙碧草地，穿白衬衫的少年转过身粲然一笑。

然后……她摇摇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将护照合上。

没有然后。

这个城市是刻在她生命中的一个诅咒。

简佩仪，这些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，不要害怕，你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。只要一周，一周后你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了，回到你的同事和病人当中了。

她捏着那本护照走得飞快，仿佛里面藏着一只随时会吞噬人的魔鬼。

她用了十年的时间学会遗忘，可命运又在这里给她开了一个玩笑。

并不长的通道此刻仿佛变得无比漫长，当她看到前方服务台标志的时候，终于有些如释重负。

“你好，我捡到了一本护照……”她将护照放在柜台上。

“好的，小姐，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？等我们找到失主的时候，他可以来向您道谢……”工作人员带着职业的微笑回答。

“不……不用了……”

她忙不迭就想走，忽地听到背后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。

“……我丢了护照，有人捡到吗？我的名字是黎耀霖……”

她条件反射地回头，后方的男子比她高出整整一个头，棱角分明的面孔上五官轮廓深刻，剑眉下是一对璀璨的眼眸，弧度优美的薄唇带着些许笑意，那正是她捡到的护照照片上的那个人。那五官的轮廓依稀存着几分记忆中的样子，但已经褪去了少年的青涩，完全是成熟男子的模样，眉宇间带了几分她不熟悉的坚定沉稳。

这是她所认识的那个黎耀霖吗？

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曾经无数次回忆，但当真正面对的时候，她忽然变得踌躇起来。甚至，她都有点儿不肯定自己是否认识过那个叫黎耀霖的人，那些相处的记忆是否只是自己的幻想。

她有些失神，然后恍然醒悟似的掉头就走，可手腕却被一只有力而温暖的手抓住。那是一只白皙宽阔的手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，雪白的衬衫袖口上别着一只黑金相间的方形袖扣。

“佩仪！”低沉而富有磁性的男声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她灵魂里烙下

烙印，“是你吗？”

她回头，黎耀霖眼眸漆黑如夜空，似乎能把人的灵魂全部吸进去。

她的内心有个地方在隐隐抽痛，直到这时，她才发现，多年来自己以为建立的那些坚强和淡然都不过是虚假的表象。

在他面前，这些瞬间崩落如尘埃……

简佩仪，醒醒吧，你们已经身处两个世界了。于是她定了定神，抽回被对方捉住的手，礼貌一笑，“你好。”

“……你……好。”黎耀霖一愣，似乎没有想到她反应如此冷淡，漆黑的眼睛深处似乎有什么情绪转瞬即逝，随即恢复了笑容，“抱歉，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，刚才有些激动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低头，眼角的余光看到他手中的护照，拿起来递给他，“我……刚捡到了你的护照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没有看就顺手塞进西装裤袋，深深地盯着她，“真巧。”

“是啊。”他的眼神让她有些不自然，假装看路把脸转向别处，攥紧了拉拖杆箱的手指。

两个人并排向外走，一时无话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两个人同时开口，顿时相互间都觉得有些尴尬，只能笑笑。

“你先说……”

“你先说……”

简佩仪张了张嘴，却发现两人已走到了大门口，分别在即。

“你要去哪？”黎耀霖往前了一步，有意无意一般挡住她的前路。

“……回家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回答。

“我送你。”黎耀霖往前靠近了一点点。

她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男士古龙香水气味。

“不用了，我打车就好。”她有些局促，脸颊有些发热。

“黎总，您到了。”一个西装革履戴眼镜的年轻人快步走上前，接过



黎耀霖的行李箱。

是了，他是黎氏集团的公子，从小就是众星捧月的对象。从十年前的那时起，他们就已不再是一路人。

她摇摇头，推开门，拖着行李冒着雨跑向马路对面，就像一个丢盔弃甲的逃兵。

她撑开伞站在大雨滂沱的夜幕中，假装不去理会内心的剧烈起伏。

简佩仪，你为何如此狼狈？

初秋的深夜已有了寒意，打湿的外衣贴在身上，风一吹，她不禁打了个喷嚏。本就是最晚的一班航班，结果又晚点到深夜，加上下着大雨，连的士也格外难打。她在候车点站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眼见着一个一个下飞机的人都被亲人朋友接走，偌大的等待点只剩下她一人。远远的，航班楼的灯光也熄灭了。四周变得安静下来，她顿时有一种被遗弃在世界一角的荒凉感。

这时，一辆黑色路虎在她身边停下来。

“佩仪，上车。”摇下的车窗露出黎耀霖俊朗的面孔，语调中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

黎耀霖的出现就仿佛一艘从天而降的诺亚方舟，但她心中的自尊却让她摇了摇头，“我打车就好。”

“你怕我吃了你？”黎耀霖的双眼微微眯起来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。

“怕？”她扬起下巴，“黎耀霖，我才不怕你，以前不怕，现在更不怕。”

车门打开了，黎耀霖笑咪咪地做了个请的姿势，仿佛在说“那就用行动证明给我看看”。

她拖着行李气哼哼地上了车，在落座的瞬间才发现中了对方的激将法，可车已经开了，懊悔也无济于事。

说不怕，那是假话。实际上，她怕得要命，她怕现在的自己暴露在他的眼前，她怕他们之间时间与境遇造成的鸿沟被真真切切地证实，她怕曾经的回忆与念想就此破灭，她更怕就算如此，自己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

与渴求。

她从来就不曾成长为他人眼中淡定从容的简医生。她一直都是那个弱小无助的简佩仪。

一杯热水递到她面前。

“谢谢。”装热水的杯子散发出温度，冰冷的掌心感觉到丝丝热意。

“不用这么急着还给我吧？”黎耀霖带着微微的笑意，声音放得有些低，所以带上了点慵懒的鼻音。

“什么？”简佩仪转过头，惊讶地睁大眼。

黎耀霖盯着她，似乎要看清什么似的，然后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她有些不知所措，握着杯子，更加局促了。

“我原来还担心这么多年你变了，这下我放心了。”黎耀霖收了笑容，帮她拂去一丝掉下来的碎发，一切自然得就像多年前一样。

手指的触感碰到脸颊，转瞬即逝，她下意识想躲，却发现狭小的车厢，无处可逃。

“怎么可能不变呢？”她垂下眼睛，刻意避免和他的眼神接触。

“是吗？”他又恢复了那种淡然却胸有成竹的语调。

“你刚才说什么急着还给你？”她连忙转换话题。

“……”黎耀霖一愣，然后低低笑起来，“你还是那么爱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不懂的非要搞明白的个性。就是那句‘谢谢’。”

她一愣，随即也扑哧一下笑起来，“你的冷笑话，还是那么冷。”

当年，黎耀霖的冷笑话没少挨她损。要是那些女生知道自己心中的“王子”却是个冷笑话天王，不知道会不会眼镜大跌。

黎耀霖没回嘴，只是勾了勾嘴角。

电话铃打破了车内的沉默，是黎耀霖的手机。

他看也没看就按掉了。

电话铃再次响起。

这次，他直接关了机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这些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？”终于，他问出了她最害怕的问题。

“……挺好的。”她愣了一会儿，挤出一个笑容。

不然要怎么回答呢？告诉他她曾经因为自杀入院？告诉他因为父亲的事家里亲戚朋友几乎都和她家断绝关系？告诉他她曾经为了能够交上学费除了上学其他时间都在各处打工？他不会明白这种必须努力挣扎才能勉强生存下去的世界，就像她曾经也不懂一样。

世上的幸福只有一种，而不幸却有千万种。她最不需要的就是他的同情。

“简世伯……还好吗？”他仿佛看出了她的不情愿，转了个话题。

“前两天走了，肺癌。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好似机器，不带感情一般，“明早八点火化。”

“那你回来是……”他好看的眉头纠结起来。

“处理爸爸的后事。”她的声音轻得仿佛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。

“我很抱歉……”他安慰似的把手轻轻按在她手腕上，可她犹豫了一下缩开了。

一时间，车厢中又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。

她偏过头，车窗玻璃里倒映出一张面孔，齐耳短发，精致的五官嵌在苍白而清瘦的面孔上，而这张面孔慢慢在她眼中幻化成另一个样子，长发披肩，同样的五官，只不过更稚气也更朝气些，眼神璀璨如星光闪烁，犹如一只雪白的天鹅。

她的前十六年就像一场梦，十六岁生日那天，梦碎了，她从云端狠狠摔落尘埃。

那天，天鹅死了。

她紧紧握住缠绕在左腕上的黑檀佛珠。每次内心彷徨的时候，只要触碰它粗糙温和的表面，就能迅速平静下来。可是这次佛珠却失去了它的魔法，她像一只离了岸的鱼，只能无助而焦灼地挣扎。

“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家在哪儿。”黎耀霖开口。

她说了一个地址，那是一个很老的居民区，小区里充斥着至少二十年历史的老房子，就算大晴天来看，外墙也是永远洗不干净一般的脏旧颜色。

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外来打工者，整个小区弥漫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息，唯一的生气是楼房墙体上趴着的爬山虎。

三年前她曾到过那里，尽管心有怨恨，可她还是忍不住想看看那个男人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她望着六楼的那扇窗户，却始终没有勇气踏前一步。

车停了，黑夜中的小区仿佛睡着了，只有一排昏黄的路灯，像一只只永远睡不醒的眼睛。

“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。”雨还在下，她一手打着伞，一手拖行李箱。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黎耀霖不由分说拿过她的行李，“怎么说，我以前都受过简世伯的照顾。送送他，是应该的。”

雨夜的道路格外湿滑，她步履踉跄。在她一次险些摔成狗啃泥之后，黎耀霖勒令她老实牵着他的手不许松开。

黎耀霖的手很大，掌心干燥温暖。那一瞬，她忽然有些莫名的心定感。

“你还记得小学六年级那次春游吗？你被树枝刮破了裙子，害怕被人发现，坐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。”他在前面笑着说，“后来我把外套借给你绑在腰上，也是像这样一路拉着你下了山。”

“结果那次害你得了风寒，请了三天假。我当时特别内疚，还让爸爸帮我带了一盒进口巧克力要送你。结果你这家伙啊……”她想起当时的情形，忍不住莞尔，“当我拿着巧克力去你家探病的时候，你竟然没事人一样在房间里玩游戏。”

“是啊，当时那个游戏没通关，刚好有点感冒，就趁机多请了两天假。”黎耀霖回过头，眼睛里闪烁的光彩让她有些愣神。

“你如果能一直这样笑着多好。”他突如其来地感慨了一句。

一时间，两个人似乎都感觉到了不合时宜，拉着的手也松开了。

“我……到了。”她站在楼梯防盗门前面从包里掏出钥匙，却因为慌乱把钥匙掉到了地上。

“我来。”黎耀霖蹲下来拣起钥匙，打开门，做了个绅士的“请”的

动作。他的西装淋湿了，裤腿也溅上了些许泥渍，却不减眉宇间的潇洒。

张叔已经在家里等着，那是一个这个小区随处可见的劳动力工作者模样的中年汉子，眼神很和善。他是父亲的房东和朋友。

“对不住啊佩仪，你父亲一直不让我告诉你他的病，他说这辈子对不起你们娘俩，到死都没脸见你们。我寻思着你们终究是血亲，血亲就没有打不开的结，还是从他的遗物里找到了你的电话。”张叔说着递给她一个脏兮兮皱巴巴的笔记本。

她随手翻开，里面有一页特地折起来，上面写着她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。在那一瞬间，眼泪止不住奔涌而出，多年的怨恨在这一刹那化为飞灰。

“佩仪，”黎耀霖轻轻抱住她的肩膀，柔声说，“难过就哭出来吧。”

这句话彻底打开了她的泪闸，她靠在他胸口，像个孩子一样用全身的力气哭着。而他只是怜爱地抚摸着她的头发。

接下来的一切恍如一个梦，她有些记不分明过程和细节，只记得她送走了一个人却抱回来一个骨灰坛。这个过程，黎耀霖一直陪着她。

幸亏有他，不然她不知道自己会崩溃到何种程度。

回来的路上，他们默默走在小区狭窄的道路上。她有些故意落后对方半步，从这个角度能刚刚好看到他的侧颜，而不会显出她的刻意。那是一张无可挑剔的英俊面孔，每一个线条都在完美诠释着“魅力”二字。

他一直是“王子”，而她已不是“公主”。

“你回去忙吧，不用一直陪着我。”想到这里，她开口。

他想了想，点点头，“好吧，你节哀顺变，我回头再来看你。”

“好。”她觉得自己的这个回答无比违心。

黎耀霖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我们就此天各一方，不再相见，这样我就不会再次被你搅乱内心。

“佩仪……”黎耀霖张开手臂，给了她一个拥抱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的额头触碰到他的脖颈，肌肤接触的温度让她心惊肉跳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她希望这个瞬间停止，但是她的理智让她松开了手。

求求你，不要再接近我，不要让我再次泥足深陷。她努力保持平静的

面孔下，听到的是内心的哀求。

“耀霖！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硬生生分开了这个拥抱。

那是一个身着红裙的女子，得体的裁剪包裹着玲珑有致的身段，精心打理的栗色卷发垂在胸前，而那张面孔一如那红裙般美艳夺目。显然，这也是一个不属于这片世界的人。

她来自黎耀霖那个世界，她是真正的公主。

“耀霖！”她脸上僵硬的神色一点点不自然地化开，“为什么挂我电话？”

“你来这干吗？”黎耀霖双手懒散地插进兜里，漠然挑眉。

“当然是找你！”她的神态应该是有些傲慢的，但是在这张光彩四射的脸上，傲慢也变成了一种别样的美丽。

简佩仪有些尴尬，低头就想悄悄离开。

“简佩仪。”红衣女子叫出了她的名字，“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苏娜。”

见被认出，佩仪只能无奈回应：“苏娜，你好。”

“没想到，我们还能见面。你好吗？”苏娜施施然向前，伸出手，却看见佩仪双手抱着的黑坛子，微微一愣，以一种优雅而自然地方式放下手，“抱歉。”

“我很好。”简佩仪抬起头，露出一个坚定的微笑。

“是吗？”苏娜的语气中隐隐含着一股说不出的意味，她的目光肆意简佩仪朴素的穿着和破旧的小区扫过，露出一个意义不明的笑容。

简佩仪读懂了这个笑容的含义，那是一种俯视蝼蚁般的鄙夷，还有小小的得意。她把目光缓缓从与苏娜的对视中移开，从十年前的那一刻，当虚假的丑恶被当作真相公之于众的时候，当她从云端坠落到地面的时候，她就输了。

“苏娜，我要走了，你呢？”黎耀霖有些不耐烦。

“当然和你一起。”苏娜走近黎耀霖，大大方方地挽住他的手臂，微

笑着看着佩仪，“改天我们再好好叙叙旧。”

“好，一定。”尽管内心已经退却，可简佩仪还是强撑着不让自己显出任何怯意。

等那两人的身影消失在街角尽头，简佩仪扶着墙，慢慢地靠在冰凉粗糙的墙面上，浑身的力气似乎在瞬间被抽空。她努力向后仰起头，因为，曾有人对她说过，这样，就算眼角有泪水也能倒流回去。

“佩仪，你还好吧？”她听到身后张叔的声音，回头，那质朴的中年汉子被风吹日晒的脸孔上挂着真切的担忧与关心。

“张叔，我没事。只是，因为爸爸的事，还没……缓过来。”她飞快地抹了下眼角，故作轻松地耸了下肩。

回到父亲租住的那套小小的公寓，她一点点地打量周围的点点滴滴，家里的陈设很简陋，客厅的茶几上还放着剩下一半的药瓶，厨房墙角积着油垢，碗柜里的碗不是豁了口就是有些没洗干净的脏污。她几乎可以想象父亲笨手笨脚煮饭、洗碗、料理生活的样子。在她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西装革履，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文质彬彬的模样，而不是那个虚弱、干瘦、苍老的中年人。她忘不了那双手掌上的粗茧和伤痕，这不是她记忆中父亲的手。她仰面躺在父亲睡过的硬板床上，用父亲盖过的被子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

她是被一个电话吵醒的，睁开眼，阳光正洒在眼皮上，有些微微的刺痛。

“佩仪，我是苏娜。”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让她顿时清醒，“你今天有空吗？”

当简佩仪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发现苏娜靠在一辆红色法拉利的旁边，今天是一袭桃红紧身短裙，勾勒出玲珑有致的惹火身材，栗色的卷发妩媚地偏向一侧，鼻梁上架着DIOR墨镜，看到她摘下墨镜做了个上车的手势。

佩仪上了车，苏娜踩下油门，一路开得飞快。几次她都以为苏娜有话对她说，可苏娜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微微跟着车里CD的音乐摇摆着。

法拉利在锦川最大奢侈品商场门口停下，苏娜吹着口哨把钥匙丢给泊车小弟，挽着还有些发愣的简佩仪就往里走。

“我们这是去哪？”佩仪疑惑皱眉。

“你不介意陪我逛逛吧？”苏娜挤了挤眼睛。

于是，简佩仪被苏娜拖着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，没多久，苏娜的手上就提了五六个购物袋。有些她甚至就看了一眼，试都没有试就叫店员包起来。

“佩仪，你过来看，这件衣服很衬你呢。”苏娜在远处招手大呼小叫。佩仪一上前，苏娜就把一条裙子塞到她怀里。

“我？我就不用了。”佩仪摇头。

“别担心，算我送你。乖，去试试，我可不想和一个穿着T恤牛仔的女伴一起吃饭。”她被苏娜连哄带推地送进试衣间。

那是一条雪白色的真丝短裙，领口被做成罗马式样的褶皱荡领，裙摆也是由两片带褶皱的圆弧交错而成，犹如尚未绽放的花苞。她扫了一眼吊牌上的价格，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如果，那些事没发生，她现在是否也和苏娜一样？香车华服，视金钱如粪土？

“佩仪，你要明白。我们人生当中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天的安排，不管它给你当下带来的是快乐或者痛苦，终究都是引导你走向喜乐……”姨婆慈祥的面孔陡然浮现在眼前。简佩仪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抓紧手腕上的檀木佛珠，仿佛有一阵清风从心头拂过，方才的浮躁不安也随之消散了。她握住试衣间的门把，一推而出。

黎耀霖到店里的時候刚好看见简佩仪从试衣间中走出。罗马风格的雪白丝绸短裙恰如其分地衬托出她干净优雅的气质，漆黑的齐耳短发柔顺地贴在脸侧，露出一截细长雪白的脖颈，仿佛轻轻一捏就会折断。大概是没有合适的鞋搭配，她赤着足，脚踝纤瘦。看着她小心翼翼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的情形，就像一只误落人群的白天鹅。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，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而去。



“抱歉，就算你送我这条裙子，我也没有合适的鞋子搭配。所以，我还是换下来好了……”佩仪对苏娜摊手。

“等一下。”黎耀霖的声音在不远处传来，只见他提着一个纸袋大步走过来，将袋子塞进她手中。

她取出纸袋里的盒子打开，任凭她有多淡然，在那一刻还是小小惊呼出声，就连坐在一边的苏娜也站了起来。

那是一双名副其实的“水晶鞋”，白色蕾丝半透明质地的鞋面上镶嵌着细碎的水晶，组合成华美的花式。

“试一下。”黎耀霖的语气中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

“这……”她一时不知应该作何应答。

“既然耀霖都这么说了，你就试下吧。”苏娜愣了一下，笑得有些勉强。

佩仪抿了抿唇，小心翼翼地把鞋放在地上，伸出脚。鞋子不大不小刚刚好。她站起身，走到镜子前。镜子中的女子黑发白肤，虽然素面朝天，不但没有撑不起华服，反而有一种出水芙蓉的清纯与干净。

“耀霖，你看，我的品味不错吧？”苏娜在佩仪面前亲亲热热地摇着黎耀霖的手臂。黎耀霖微点了下头，算是承认，却始终没看苏娜，只是注视着佩仪。

佩仪有些不自在地垂下眼，却被苏娜一只胳膊挽上，而她另一只胳膊挽着黎耀霖。

“那么，我们现在走吧？”她仰头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。

“去哪？”佩仪困惑地问。

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苏娜把佩仪推上她的红色法拉利，一边对黎耀霖比了个禁止靠近的手势，“我的姐们儿坐我的车。”

姐们儿……简佩仪摇摇头，她和苏娜的确是，具体来说，曾经是。

她们一度形影不离，只不过，那时候的苏娜安静羞涩，她热情奔放。而现在似乎情形完全在她们之间掉转。

苏娜一路说着以前旧同学的事，佩仪有一句没一句地答应着。自从离开锦川的那天起，她刻意和以前的生活切断联系，仿佛这样就可以忘记从前